

斯塔马托夫著

小 纠 纷

XIAO JIU FEN



小 纠 纷

〔保〕格·斯塔马托夫著

王月兰 童 强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Г. П. Стаматов
МАЛЕНЬКИЙ СОДОМ

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5 年俄译本转译

小 纠 纷

〔保〕格·斯塔马托夫著

王月兰 童 强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375 插页 2 字数 253,000

1984 年 11 月新 1 版 198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28,500 册

(据原新文艺版修订)

书号: 10188·497 定价: 1.30 元

内 容 提 要

斯塔马托夫是保加利亚近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的文笔尖刻有力，长于心理分析。这里共收集了他十八个短篇。《勤务兵狄莫》描述了旧保加利亚皇家军官那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腐朽生活。在《小纠纷》中，作者通过一个退伍军人，揭露了资产阶级卖国求荣、道德败坏的可耻行径。《维里亚诺夫》的题材有些象莫泊桑的《俊友》，作者创造了一个唯利是图、投机取巧、阿谀逢迎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典型。《安闲的生活》、《纳尔乍诺夫夫妇》、《小“娜娜”》等篇都是充满愤怒的控诉书，它们控诉了把婚姻变成交易、把妇女变成商品的资本主义制度，使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谈不上什么人道，什么爱情，什么道义。

目 次

安闲的生活.....	1
郊游.....	6
勤务兵狄莫.....	19
我们的祖国.....	49
在鼠洞中.....	52
根克·米赫夫.....	65
两种天才.....	72
巴拉基尼.....	94
小纠纷.....	142
维里亚诺夫.....	187
纳尔乍诺夫夫妇.....	240
抛锚.....	262
莉达·得鲁加诺娃.....	288
小“娜娜”.....	318
江湖艺人.....	328
艾夫尼卡.....	338
海滨别墅.....	350
母亲.....	357

安闲的生活

在格拉里诺夫先生的客厅里一张宽敞的沙发上坐着父子两人。从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俩刚刚喝过酒，吃过东西，眼下在怡然自得地喝着咖啡。好容易才从中学毕业的儿子，已经在父亲面前肆无忌惮地吸起烟来了。

这间屋子里真是应有尽有！维也纳的家具，布加勒斯特的大镜子。客厅里陈列着各式各样小巧精致的玩物。父亲准备在这个客厅里同儿子作一次严肃的谈话。

他只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和一个十七岁的女儿；他象所有爱护子女的父亲一样，关心着子女们的前途。

“这样吧，孩子，你在这里过一个夏天，休息一个时期，到了冬天你再出门……你有什么打算，将来想要做些什么？”

儿子开始考虑起来了。的确，有很多问题需要考虑。

直到今天他还只幻想一件事情，尽快到西欧去，至于读书，他倒把它放在次要的地位。他觉得学医是一种非常不愉快的职业：疥疮，各种各样的皮肤病……这一切多么令人讨厌！得治各种各样的病人，这样不是很容易传染上吗？大学里的自然科学，他认为也没有什么出息。谁都可以学这一门功课！有时，他又想学法律，只是他既没有口才，又不愿意作词藻华丽的冗长演讲。

“爸爸，我再三地想过，”他停顿了一会儿，说，“最后我还是决定到巴黎去学习，想当个工程师。”

“太好了，孩子！你好象猜到了我的心意。工程师，正是工程师，别的什么也不干！你只要得到一张文凭，肥缺有的是，”父亲想入非非地说。“要给你和玛利卡^①每人造一幢能使全索非亚都感到惊奇的房子！”

未来的工程师洋洋得意地微笑着，而老头儿还在滔滔不绝地讲着：

“正如彼得·依凡诺夫说的那样，两年给你学习外文，然后再学六年专业，一共八年，算它九年吧……这样的期限对你来说是绰绰有余的，你学起来决不会象彼得那样费力，一定会很顺利地在大学里毕业。这些都是我从彼得回国后了解到的情况。就这样，学习九年，每个月给你四百利瓦^②……”

老头儿开始计算着这笔款子。儿子心想帮他计算这笔款子的总数，但那些数字老是和他脑海里又长又宽的巴黎街道搅缠在一起。

“算了，以后再算吧，”老头儿说，“反正你又不是明天就动身……孩子……我还想嘱咐你一件事……关于女人……你可要加倍当心啊！在那里你尽可以陶情作乐，但是万万不能把她带回家来……要记住，我是决不让她的脚踏进我家门槛的！”

儿子一声不响地听着，而自己却在盘算：“每个月四百利瓦……一共九年；四百利瓦——这等于中学校长一个月的薪金……”

父亲喝完了咖啡，接着习惯地躺到沙发上。

“大概，老婆把她说服了吧，”他想到了自己的老婆和女儿。“娘儿们都是些傻瓜！自己吓唬了女孩子，过后却觉得奇怪，她

① 玛利卡：玛利亚的爱称。

② 利瓦：保加利亚的货币单位。

干吗撒娇呢？未婚夫在等着她的答复，他是一个能干的青年，并不要求过多的陪嫁。”

“她们这些女人都是一些怪物，”他迷迷糊糊地说。

这时，他的女儿玛利亚正在隔壁哥哥的小图书馆里弹着钢琴。这个小图书馆里藏着从保加利亚的经典著作《被侮辱的真正爱情》起，直到《金钱的威力》、《巴黎的秘密》和诸如此类的西欧文学作品。姑娘打开乐谱，开始弹奏起华尔兹舞曲《多瑙河之波》来。钢琴随着键子的起落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音，犹如掠过一阵暴风骤雨，惊得那只躺在地板上的小洋狗一跃而起，汪汪直叫，接着便一溜烟地从房间里窜了出去。玛利亚停了一会儿，接着又翻起乐谱来。莫扎特、贝多芬、比最的《卡门》，古诺的《浮士德》——她把这些著名音乐家的曲子都翻了翻。可是她挑定了一首《少女的祈祷》，重新弹动琴键，于是响起了无限单调而悲哀的曲子——思念男人的曲子。姑娘连乐谱都不用瞧，好象乐谱早已深印在她的脑海中；当她正要弹出钟声的时候，房门突然敞开了，母亲神色庄严的走了进来。

“够了，够了，玛利亚！总不能一辈子弹琴吧。你已经不是个小孩了。”

母亲正想找话跟她谈谈，可是狡猾的玛利卡一看母亲的神色立即猜到将有一次严肃的谈话，便马上把乐谱扔到一边。

“亲爱的妈妈，什么事，什么事？快说吧！”她一面调皮地微笑，一面追问着。“今天我们不去参加晚会吗？”她用这样的声调问着，好象心里一点不怀疑什么似的。

“哪里有晚会！如果你愿意，今天就可以举行一次舞会，一切全凭你呀。”

“亲爱的妈妈，亲爱的，出了什么事啦？”女儿激动得喘不上

气来，坚持地追问着。

母亲自己也恨不得一下子把什么都告诉她。

“尼库舍夫中校向你求婚。他一再说明，没有你简直不能生活。他在梦里都见到你，而‘那个’他已经抛弃了。你瞧，玛利卡，妈对你关心得周到吗？啊？”

突如其来的事情使玛利卡张皇失措，她甚至不知道回答什么才好。她等待着这一次的求婚，也猜到过这个情况，然而这仅仅还是个幻想……如今意料不到幻想竟变成了现实——来向她求婚了！某种美妙的、不可思议的幸福立即使她笑容满面，她的眼睛闪烁发光了。

虽然尼库舍夫中校不是她的意中人，但是一种美妙的、不可思议的幸福却已经占有了她的心灵。话得说回来，她压根儿没有过什么意中人，她并不爱尼库舍夫中校，她不能爱他，因为她对他几乎一点也不了解。对她来说，他只是个尼库舍夫中校。如果现在有人问她，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年轻或是年老，聪明或是愚蠢，好人或是坏人——那末她能回答的只有一点：他是尼库舍夫中校。

然而她也没有想到这些问题。她可以用一句简短的话来给自己的幸福下个定义：

“我要出嫁。”

为什么？为什么要嫁给尼库舍夫中校？为什么要现在出嫁？甚至新娘本人或是她的母亲都没考虑过这些问题。

俱乐部里的舞会，钢琴，家庭晚会上的歌唱，美观大方的鞋子，涂脂抹粉的面孔，缠腰的紧身衣——这一切都成为遥远的过去了。玛利亚确信，她的生活现在才刚刚开始。

订婚，结婚的准备工作，服装，服装，无数的服装，女朋友们

的羡慕，结婚典礼——这就是她结婚的意义，这就是她为什么要丈夫的原因；她希望越快越好。可是以后呢？以后想都不想！妈妈从来也没有谈到过任何有关将来的问题。

快活的、无忧无虑的玛利亚，象一只出笼的小鸟飞向花园里去了。她那满怀幻想的哥哥正在花园的小径上踱来踱去。

“玛利亚，好消息你知道吗？”他问道。“我要学习当工程师了。”

“可我要嫁给尼库舍夫中校了，”姑娘飞快地说，接着就跑开了。

“每月四百利瓦……整整九年……巴黎……”年轻人轻声说。

“尼库舍夫太太，尼库舍夫太太，”玛利亚反复地念叨着，她重又回到了哥哥跟前。她感到最遗憾的是，她的女朋友连一个都不在眼前。

“尼库舍夫太太，太太……巴黎……四百利瓦……九年……尼库舍夫太太，尼库舍夫太太，”好象整个花园都在随声附和着他们。

老头儿在阳台上看着他那两个快活的、心满意足的孩子，一面面对老婆说，

“他们终于成人了！我们培养了一个聪明的儿子，说不定还会当上部长哩！他不象那些败家子，那帮家伙连一件替换的衬衣都没有，可倒幻想着过公爵那种豪华的生活！”

“现在我们只要好好过日子就行了，”老太婆喃喃地说，心想，“聪明伶俐的小姑娘在两个星期内就把他弄得神魂颠倒了！”

可是有人还说，在这个世界上仿佛很难生活哩！……

一八九八年

（童 强译）

郊 游

团里的军官太太们很早就想要举行一次郊游，期待已久的这个日子终于到来了。在一条狭窄的、堆着零乱鹅卵石的公路上吃力地行驶着十辆马车。第一辆上坐着团长太太和她的妹妹，其余的车上坐着团里军官们的太太，大小姨子和姊妹们。那班年轻的军官们骑着马象仪仗队般的前呼后拥耀武扬威。他们骑马的姿势好象面临险境，每个人都准备着挺胸而出来保护车里那班脸上蒙着面帕和撑着等于薄纸那样透明的阳伞的美妇人。大家都兴高采烈：因为这不是一次平常的游玩或是舞会，而是一次郊游。郊游！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名词呀！念到这个名词又多么庄严啊！有些军官太太看到年轻的中尉军官们出神地瞧着姑娘们，她们确信她们妹妹们的婚期快要到了，同时她们的丈夫将为妹妹们购置的服装一定要比妻子的服装来得珍贵，——自从军官们越来越多地在当地商界中找对象那时起，军界中的新娘市场开始了激烈竞争。

“玛利卡，瞧，你瞧，依凡诺夫在怎样一股劲儿地盯着我们的马车啊！”

“我才不在乎呢！”玛利卡投了一个秋波，扬了一下稀疏的眉毛回答道。

“你别打如意算盘了！……只要拉达再进一步，她便会把他迷住的。”

的确，二十六岁的拉达逼视着玛利卡的意中人，简直象要把他吞下去。

“很难理解，”营长太太提高嗓子向军医太太讲道，“军官太太之间还能分什么地位高低吗？为什么团长太太该坐第一辆马车呢？”

“唉，算了吧！难道你不了解她吗？有一次她对我说，好象她不生孩子的原因是……”军医太太放低了嗓子开始喃喃地说。“以后……副官天天晚上到她家去……似乎是去作报告。我们是明白这些报告的！”

“奥利卡，您听到过有关叶莲卡的……喏，就是那一个……结了婚的第二天呀！……他几乎没把她打死。发生了这种事情怎么还能相信人呢！她装得可多么谦和，垂下了两眼……”

“卡吉利娜，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完全象她的妈妈。这个消息我早就知道，不过没有说出口。何必去过问人家的事情，随她的便，我认为姑娘总是要嫁丈夫的。记得还有一次，一个女裁缝当着我的面给她送来一件衣服，当时这件衣服对她来说还大着一些……你想，从佐罗夫中尉同她家来往以后不到三个月，可她已经扣不上钮扣了！”

“他活该！你们想想，他还看不上我们的聂乌雅娜呢！现在就让他去啃骨头吧……”

军官们鞭打着马匹，象疯子似的以全速飞奔着。数十对褐色的、淡灰的、天蓝色的眼睛贪婪地盯着骑在马背上疾驰的骑士们。但是不一会儿军官们便勒住了马儿，缓慢地在丛林中寻找一个绿荫深处，一辆满装各种食品、饮料、餐具和土制地毯的运货车早在那里等着这个团体了。铺开地毯，摆上酒杯，拿出酒和汽水，大家正想吃喝，突然发现单单忘了带面包。的确，只有那

些靠面包充饥的人们才会想起面包哩。女人们撅着嘴。

依凡诺夫中尉倏忽跳上马背。这功夫他真象是格拉里·玛尔科^①。

“小伙子，上哪儿去，哪儿去啊？”有一位营指挥官问道。“是不是急着去赴幽会？我们在乡村中找得到面包的。在旷野里吃些土面包倒别有风味。”

依凡诺夫向玛利卡投了一眼，从马背上跳了下来。他突然想到，在他离开的时候，玛利卡要没有人保护的；要知道，那位副官因为一些家庭风流案在部队里被调动过四次，虽然他也是个单身汉。

在树林中布置得象在家里一般的妥帖，好象是上帝为他们准备好的。脚踏着柔软的草，用马刀干脆利落地砍断娇嫩的小树，显出自豪的样子将树枝送到夫人们面前，活象是送上了战利品。大家满意得笑容可掬，好象进入了一个世外桃源，这里除了军刀、马刺和勤务兵之外，没有什么别的——没有官吏，尤其没有那班只会高谈什么进步，高谈什么前进的教师们，他们觉得仿佛世界上还有比眼下更美好的地方。到处充满着调笑声和对老百姓的诅咒声。

“这些畜生真是见他妈的鬼！”一个大尉叫道。“他们把一八八五年忘掉了^②，他们不明白，如果没有我们——怎能相信他们现在还能保住自己的脑袋。”

“好啊，好啊！乌拉！”欢呼声响彻树林，酒杯又斟得满满的。

这时候，有一个老农民走过那儿。谁也没去瞧他一眼，正象

① 格拉里·玛尔科：南斯拉夫民间歌曲中的英雄。

② 指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塞尔维亚人遭到了失败。

人们不注意那地上爬着的蚂蚁一样。相反的，老农民却打量着那班正在陶情作乐的人们，他低声嘟囔道：

“又来了！”他把手挥了一下，轻蔑地吐了口痰，便向着村子里走去了。

酒是最能使人兴奋的一种东西，因此他们早在午饭以前便碰起杯来了。

一位风流倜傥的少校手上戴着一只手镯，这是他爱情遭到挫折的纪念品。他举起了酒杯。他在团里被公认是最聪明的一个人，因此大家一动不动地等待着他。

“诸位先生！……我没有称呼：‘诸位太太和诸位先生’，但是我相信，太太们很快就会原谅我这种缺乏礼貌的行为。诸位先生！”他更令人感动地重复着，悄悄地喝了一杯酒。他只好再斟上一杯。“诸位先生！”少校举起杯子，第三次说着。这时候有一位大尉抓住了他的手。“诸位先生，我为那班娇弱而温柔的决心同我们一起分担这种充满斗争、艰辛和痛苦生活的小姐们干杯！……”

少校再也说不下去了，他一口喝干了酒，低下头去，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手上的手镯，眼眶里噙着眼泪。

“乌拉！乌拉！”树林里响成一片。

“好啊！好啊！”激动的太太们，尤其是小姐们鼓掌高喊着。

“团队万岁！”

“军官万岁！”

“打倒老百姓！”躺在草地上的一位中尉叫喊道。

“乌拉”和“好啊”的欢呼声震天动地轮番地交替着。缺少的只是音乐。等到嗓子疲劳时，才静了一会儿。直到现在还是保持着沉默的团长利用这个静下来的空隙，吩咐给他一杯酒。

“亲爱的朋友们和弟兄们！玛尼科夫少校说得好，我们是理想主义者，是名副其实的理想主义者。诸位先生，象我们这种人应当为陛下干杯！”

强有力的“乌拉”声震耳欲聋，使得妇女们和那些军官们不由自主地随声附和起那狂热的欢呼来。有一个大尉想入非非地出了个主意，要在郊游的地点建立一座不大不小的纪念碑，上面题这几个字“人生必有死”，然而立即引起了大家的争辩。

小姐们坚持要用琉璃草的花冠来装饰题词。有的建议给亲王打个电报。遗憾得很，虽然酒带得很多，可是终究喝光了。大家又沉默了下来。大多数军官先生们虽未得到畅饮，可是都已醉得头重脚轻，默不作声，勉强地站立着。

所以在郊游的这块地方直到现在还没有建立起一个纪念碑。

装得醉醺醺的依凡诺夫和其他一些军官们向着姑娘们挤眉弄眼，意思要请她们到树林里去厮混。姑娘们的眼睛闪闪发光，象黑屋子里燃着的火柴一般。但是，坐在地毯上的玛利卡说了一声要到树林中去采花，便站起身来走了。依凡诺夫紧紧跟在她的后面。

“小姐，小姐，”他一面追赶，一面低声地叫唤着。

玛利卡脸色一阵白，一阵红，忽而又白了，而她的两只手颤栗着，她本想采些鲜花，可结果却不知不觉地拔了一束野草。

“小姐！小姐，我……等，等……”

激动的玛利卡将一束野草当作鲜花似的随手递给了他。

“小姐……玛利卡……我不能没有您，不能，”中尉将那束野草放到嘴边时，差一点没叫出声来。

草丛中有人尖叫一声……两个年轻人打个哆嗦，掉转身来。

拉达躺在草地上，歇斯底里地颤抖着，诅咒着。几乎所有的女人和那些还能勉强站得稳的军官们跑到了发出吼叫的地点。

“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

拉达看到四周围的人群，哭声更大了。最后，总算有一位中尉“把她安静了下来”。

“您怎么啦？”他温存地问道。

“我看到一条蛇……”

“什么样的蛇呢？”她的姐姐惊讶地问道。

“那个贱货，玛利卡，”拉达恶毒地低声骂着。“我终于打断了他们的情梦。”她在内心里安慰着自己。

过了一会儿，拉达完全恢复了常态，于是那位中尉决定想证明一下那蛇并不象拉达所想的那么可怕，所有的蛇也并不是都有毒，这样他便把她领向了树林的深处。

中尉表现得这么亲切，说了很多很多奉承的话，以致使拉达忘记了依凡诺夫，甚至不再生玛利卡的气。

“我何必一定要喜欢这个依凡诺夫呢！”拉达最后一次想到了中尉。

这个处女般的、浓密的树林自从在里面有了马刺和军刀铿锵声的时候起，便成了很多人永远纪念的地点。现在树林里有了“叹息的小径”和“偷偷接吻的林中空地”。当听到邀请大家吃午饭的喊声时，依凡诺夫装出一副胜利的姿态走出丛林，好象他方才攻下了敌人一座堡垒。

“该到乡下去找面包了！”少校愉快而又正经地说。“单靠爱情是不能充饥的！”

中尉骑上马背，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时，在另一条小路上走来一对快活而幸福的情侣——阿

卡洛夫少尉挽着娜杰日达小姐的手臂，她是团部军需科主任的小姨子。她笑容满面，象初升的太阳。他呢，稍微有点惶惑不安的样子。

“怎么回事呀？”有些军官交头接耳地说。

军需科主任的妻子高兴得几乎没昏过去。阿卡洛夫走到大家面前，扬扬得意地说道：

“诸位，让我向大家介绍我的未婚妻！……”

“好极了！……”

“乌拉！……”

“祝一对新人长命百岁！”所有在场的人异口同声地欢呼道。

军官们把未婚夫向空中抛起；姑娘们一涌而上地扑过去吻娜杰日达，好象要把她咬个痛快似的。

“可能在这次郊游中幸运会骤然降临到我们的头上呢？”在她们那发光的眼睛里仿佛流露着这么个意思。

团长显出雅量的神情微笑着，用默许结婚的态度来祝贺部下。

“少尉，未免急了一点，急了一点啊，”他微笑地说道。

娜杰日达向团长投过去一个迷人的秋波，弄得上校马上张口结舌了。

“等一会儿，我就告诉您怎样在树林里寻欢作乐！”营长对阿卡洛夫说。“现在赶快上马，到另一个村子里去找面包！谁先回来，我们便替谁先举行婚礼，至于招待男宾的晚会由我作东。”

阿卡洛夫的未婚妻重又双眉紧锁，但是在场的人们却都赞同少校的意见，于是少尉急忙向系马桩那儿奔去。

“临走之前，哪怕让他和未婚妻接一下吻也好啊！”有人嚷了一声。